

漢代版「敬老卡」長什麼樣？

此前江蘇蘇州吳文化博物館推出「新九州」系列展覽第四期：「涼州——文化想像與歷史真實」。在展覽陳列的眾多文物中，出土自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磨咀子墓群的「王杖詔書令冊簡」和「彩繪漆木鳩」顯得頗為獨特。這兩件文物被現代人當作漢代版的「敬老令」和「敬老卡」，是中國孝道思想的具現。除了養老敬老外，鳩在古代文化中也是愛情的象徵，在吳中文化圈中更被當成一種蘊含靈氣的鳥，被文人墨客吟詠。

鳩杖：以孝治天下的具象化

漢代講究以孝治天下，不僅出台專門的養老法令，更是賜予老人「鳩杖」，給予生活照顧和政治待遇。這種思想的外化集中體現在老人手中持有的鳩杖上。中國歷代王朝都重視老人，有著敬老愛老的傳統，但給老人「賜杖」的制度則在漢朝被正式確立，由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首開先河，被後代完善成爲一項制度。

兩漢時期，尊老敬老不僅是一種道德層面的宣傳口號，更是政治層面的行動綱領。身爲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以身作則，普遍以「孝」爲諡號，連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諡號爲「孝武」，孝在武前，表明朝廷對孝道的尊崇。在選拔人才與考核官員時，孝順父母長輩是一大關鍵要素，不孝者不得入仕，甚至被嚴懲，朝廷更通過「舉孝廉」的選官制度，形成「忠孝合一」的政治倫理。

在學術層面上，儒家則從忠孝理念出發，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」，強調家庭孝道實踐與政治忠誠的內在聯繫，契合了統治者的需求，遂成爲社會主流思想。

甘肅武威市博物館藏「王杖詔書令冊簡」完整記載漢代高年授杖制度、司法案例及特權保障條款，是漢代尊老傳統的制度化表現。「王杖」就是指鳩杖，顧名思義是帝王賜予老人使用的拐棍。

冊簡爲木質，共 26 枚，單簡長 23.2 至 23.7 厘米，寬 0.9 至 1.1 厘米，正面有 556 個字，字體爲隸書。字形普遍方正整飭，既體現了官方文書的嚴謹與莊重，也給人端莊穩重之感。其中硬折、硬鉤以及橫向取勢的字形等都表現出明顯的楷書字體書寫特徵，體現了隸楷兩種書體相互間的演變。此部冊簡詳述持王杖者所享待遇，並錄有漢宣帝劉詢頒布的尊老詔令：

高皇帝（指劉邦）以來，至本始二年（前 72），朕甚哀憐耆老，高年賜王杖，上有鳥，使百姓望見之，比於節，吏民有敢罵詈、毆辱者，逆不道。

這表明尊老敬老是自漢高祖以來的政治傳統，由宣帝將之制度化。「節」是代表皇帝的憑證，凡持有節的使臣，就代表皇帝親臨，這裡將王杖與節等同，表明老人政治地位之崇高。「逆不道」亦即大逆不道，屬於死刑

的一種，各級政府官員如果有謾罵、毆打或者辱沒持有鳩杖老人的行爲，將會被判處死刑。

同展的「彩繪漆木鳩」，更是一件中國國寶級文物，長 16 厘米、寬 6 厘米、高 11 厘米。器物以紅棕色爲底，綴以黑色紋飾，色調古樸且層次分明，紅棕鋪就沉穩厚重之基，黑紋則細膩勾勒出羽毛等肌理，形成獨特視覺張力。其造型兼具寫實與藝術性，軀體、翅膀、尾部等結構清晰可辨，嘴部含物的細節更添生動意趣。這件文物既精準捕捉鳥類特徵，又融入巧妙藝術加工，直觀展現了古人對自然生物的細緻觀察與高超藝術再現能力。

《後漢書·禮儀誌》中記載：「王杖長九尺，端以鳩鳥爲飾。鳩者，不噎之鳥也，欲老人不噎。」「鳩」通「九」，有九九長壽的寓意，鳩也被稱爲不噎之鳥，表達了對老人吃飯不噎、身體健康的美好祝願。明代醫學家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提到「鳩能益氣，則能明目矣，不獨補腎已爾」，將王杖上端雕刻成鳩鳥，也含有祝願老人眼明心亮，延年益壽的想法。

鳩杖的來歷與漢高祖劉邦有很深的淵源。東漢學者應劭在《風俗通義》中記載，相傳漢高祖劉邦和項羽交戰，在京索一帶打了敗仗，劉邦逃到茂密的灌木叢中。項羽率軍追趕時，正好有斑鳩在灌木叢上方鳴叫，追趕的人因爲看到有鳥在活動，認爲下方沒有藏人，於是劉邦得以逃脫。等到劉邦登上帝位後，認爲斑鳩有吉祥幸運之意，就製作了鳩杖，用來賞賜給年老的人。

作爲漢代養老制度的象徵，鳩杖在後世文學中屢被提及。蘇軾有「裡人下道避鳩杖，刺史迎門倒烏鳥」之句，盡顯持杖者的德高望重，行人遇之，紛紛避讓，以示尊敬；明代蘇州學者黃省曾以「荷衣鳩杖，陶陶令終」之句，道盡養老生活的舒心順遂；明代中後期文壇宗主王世貞祝壽詩中的「攜來鳩杖那防噎，贈得羊裘不肯穿」，則藉鳩鳥不噎的特性，寄寓對老人身康健體的祝福。

從漢高祖首開賜杖之例，到宣帝將其制度化，再到後世文人筆下的種種寄寓，鳩杖承載的不僅是對老者的體恤，更是華夏文明中「孝」與「敬」的綿長迴響。



▲彩繪漆木鳩的仿製品

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元代謝天游的《古木雙鳩》。

雙鳩：情意專一的愛情鳥

除了象徵孝順，鳩更是愛情的象徵。古代文學經典《詩經》中，鳩鳥形象豐富，其中不少篇章是歌頌愛情的。限於篇幅，這裡重點分析《關雎》的開篇四句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此四句核心在於「成雙」二字，形成雌雄組合、男女配對，彰顯愛情的美好，具體構成如下。

「關關」是對雙鳩叫聲的模擬，恰如雌雄唱和，聲韻成雙，類同男女對唱。雙鳩乃雌雄配對的愛情鳥，雖雌爲雌、鳩爲雄，二者情意專一、不相混雜。

據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雙鳩即「鸚」，也就是如今所說的魚鷹，多棲息於黃河附近的小河地帶。其雄性會施展各類特技吸引異性，成對後便比翼雙飛、共築巢穴，從自然習性來看，堪稱專情之鳥。

《說文解字》中「鳩」爲「從鳥九聲」，「鳥」標明其屬性，「九」才指向真實含義。漢語裡「九」可解讀爲「仇」，「仇」本義是同伴、配偶，後衍生出仇恨、仇敵之意。由此從字形字義來看，鳩本身就帶有成雙的意思。

「河洲」也有成雙之意。「洲」是河流中泥沙沖積而成的小塊陸地，它將河道一分为二，形成地形上的對稱。「在河之洲」常被解讀爲男女隔河相望的景致，構成視覺上的呼應成對。

「窈窕」爲上下結構，上部均爲「穴」，部首相同、音韻相近，在字形與字音上有成雙之態。清代考據學家崔述認爲，這是在形容洞穴的幽深彎曲，進而比喻居處幽靜深邃、不易被人看見的美女，即「窈窕淑女」，她們往往居於房間最隱秘之處，生活作息不爲外人所知。不過，詩中男女主人公身處河流兩岸，並無穴居環境，因此「窈窕」也可看作是對人體曲線的描繪，以此展現女性身姿的柔美。

「淑」字在《說文解字》中作「從水叔聲」。其中「從水」，暗喻性格如溪水般溫婉相融，故而「淑女」成爲古代稱讚女性善良美好、品德高雅的詞彙。「君子好逑」指的是君子心中理想的伴侶，暗合男女相配之意。「逑」在《說文解字》中被釋爲「斂聚」，聚合事物的過程本身就暗合成雙之象。此外，《詩

經》不同版本中「逑」常寫作「仇」或「讎」，三者互爲假藉，均有同伴、配偶的含義。

《關雎》是一首男子熱烈追求心儀女子的情詩。詩中以四個「窈窕淑女」串聯，搭配「君子好逑」「寤寐求之」的直白表述，盡顯男子的愛慕；隨著情節推進，男子從青澀漸趨主動，以「琴瑟友之」「鐘鼓樂之」贏得芳心。

在藝術手法上，全詩巧妙運用「賦比興」。開篇直寫河洲上的雙鳩，藉這成雙成對的鳥兒起興，自然引出男子對女子的傾慕與追求，而後又以荇菜的動態變化暗喻時光流轉，既展現男子的成長，也暗示男女關係日漸親密。

漢代經學家毛亨、鄭玄等人將《關雎》解讀爲「后妃之德」，著重凸顯其「后妃不妒忌」「協理宗廟」的政治功能，甚至推測作者是周文王正妃太姒，將詩中場景附會爲她與文王的愛情故事。

宋代理學家朱熹則從情感角度闡釋，認爲《關雎》的核心是「性情之正」。他將解讀維度從政治制度轉向個人修養，在孔子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的觀點上更進一步，特別強調淑女的「不嫉妒」品質，稱其爲「溫柔敦厚」的典範。

歷代文人延續《詩經》傳統，將雙鳩當作愛情鳥，在詩歌中不斷吟詠。比如，東漢文學家張衡用「鳴鶴交頸，雙鳩相和」，展現鳥類雙宿雙飛的場景；「初唐四傑」之一的駱賓王用「列樹巢維鷗，平渚下雙鳩」，致敬《關雎》；明代蘇州才子祝允明用「關關雎鳩化，四海爲雍熙」，期盼君王后宮和睦，令天下四海安寧。

無獨有偶，西方亦有將雙鳩視作愛情象徵的情形。莎士比亞在《鳳凰與斑鳩》中寫道：「愛情在它倆之間閃爍，以致斑鳩從鳳凰眼裡，看見真真切切的自己：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」詩人將鳳凰與斑鳩比作一對愛侶，藉其歌頌至純至美的情感。

從《關雎》裡「關關雎鳩」的唱和，到莎士比亞筆下斑鳩與鳳凰的相守，雙鳩承載著人們對愛情成雙之美的嚮往。它既是自然生靈中「專情」的具象，也是文字裡「成雙」的密碼。

斑鳩：預報陰晴的靈鳥

蘇州人對鳩的情愫，遠不止於孝順與愛情二端，若以一字概括，便是「靈」。這靈性，見於它能預報陰晴，見於它可辨識君子，亦見於它與祠廟間不解情緣。

石湖居士范成大以善寫田園詩著稱，其筆下的鳩鳥像一位天氣測報者，能通過叫聲，表明雨水將至，如《甘雨應祈》一詩中：晚稻成苞未青肥，鴉鳩啼曉雨來時。黃袖被冷初眠覺，先向芭蕉葉上知。

「鴉鳩」又名「水鴉鴉」，也叫「斑鳩」，羽毛呈黑褐色，每逢天將下雨或剛放晴時，它常於樹上咕咕鳴叫。古人慣以鳥類活動作爲物候信號，民間便有「鴉鳩鳴，雨將來」的經驗之談。文獻中也多有描繪，如《埤雅》記載「鴉鳩，灰色，無繡項，陰則屏逐其匹，晴則呼之」，認爲其鳴聲與陰晴變化相關。

詩中鴉鳩「啼曉」在前、「雨來」在後的描寫，既契合傳統對鴉鳩「知雨」的認知，又爲「雨至」設置了自然預兆，消解了天氣變化的突兀感，讓全詩邏輯更貼合生活經驗。

在花鳥畫領域，斑鳩是常見題材。宋末元初畫家錢選擅人物、花鳥、山水，筆墨兼具晉唐風韻，其《雙鳩圖》以細膩筆觸勾勒枝、鳥、花，色調柔和淡雅，營造出靜謐空靈的氛圍。畫中雙鳩相依，傳遞出閒適溫情，盡顯中國人對自然生命的細膩觀察與情感寄寓。斑鳩自古有「喚雨鳩」之稱，梨花亦常與春雨相聯，二者入畫，搭配得恰到好處。

明代吳縣學者黃省曾眼中，鳩鳥是一種自帶祥瑞，能識別賢人，具有靈氣的神鳥。他在《白鳩篇》中提到：白鳩翩翩，飛集君前。匪樂君土，實懷君賢。振我素羽，撫我霜毫。爲爾呈瑞，麟儔鳳曹。白鳩一歸，百鳥皆隨。孔翠爭翔，鴻鵠群飛。周旋不去，合樹生輝。回弄靈沼，游繞昆池。白鳩致詞，主人聽之。君恩不終，我當別離。捨爾形影，返我蓬室。自有青鳥，均舞同歌。君無白鳩，形單影孤。波翻海揚，天雲自阻。

這首以「白鳩」爲核心意象的古體詩，藉白鳩歸附，警示至離去的全過程，以物喻人、托物言誌，既塑造出鮮活的祥瑞形象，又暗藏對君臣關係的深刻思考。白鳩本身則具有獨立意志，一旦「君恩不終」，便宣告決絕離去。這種主動性讓它超越了單純的「鳥」，更接近「有風骨的人」，充滿著個性。

清代長洲詩人沈德潛眼中的鳩鳥，則進一步向神靈信仰靠攏，其在《任同知新祠》一詩中道：瘦同知蒞吳中日，倭寇兵戈力獨當。身受三創拚決戰，城留萬衆活連亡。荒祠鳩踞棲龍象，新宇鸞趨燕版香。寄語符符司牧者，恤民捍患是官方。

「荒祠鳩踞」四字，道出任同知祠堂曾因疏於管護而遭鳩鳥盤踞的過往。佛教以「龍象」喻指高僧，此處便藉其稱頌品德高尚的任同知。詩中「荒祠」與「新宇」、「鳩踞」與「龍象」的鮮明對比，既隱含對往昔亂象的批判，更藉百姓自發流露的崇敬之情，從側面印證其功績早已深植人心，其精神亦被永久銘記。在此背景下，鳩鳥也被賦予一份神性，成爲地方信仰中的一部分。

除了詩歌，蘇州人亦將鳩鳥化作刺繡題材。有「針神」之譽的吳中姑娘沈壽，其繡品多以花鳥爲主題，《刺繡花鳥圖》便是例證。圖中黑鳥棲枝，羽色層次豐富，目光如炬，神態活靈活現。沈壽以精湛技藝，將自然意趣凝於絲線，使靜態繡品煥發出靈動氣韻。旁側題跋爲：

天香閣女士沈壽，今之針神，仰邀天獎。海內外得其尺幅者，珍逾拱璧。近聞奉命入都，充繡科教習。則此數幀者，鳳毛麟角，賞鑒家當共寶之。乙巳夏日曲園居士跋。

鳩鳥在蘇州的文化長卷中，以「靈」爲魂，串聯起自然觀察、人文寄寓與精神信仰。它早已不只是尋常飛鳥，更承載著蘇州人對天地萬物的細膩感知，對美好品格的嚮往追求。從涼州磨咀子墓群出土的彩繪漆木鳩，到吳地詩畫裡靈動的鳩鳥身影，這隻靈禽的文化意象跨越千里，悄然勾連起中國西北與東南的文化脈絡。它攜著西北的雄渾肅穆而來，又浸潤了江南的溫婉靈秀，在不同地域的土壤中，生長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。

在涼州，它是王杖上的莊嚴符號，以詔書令冊爲證，將「孝」的倫理深鑄於制度肌理，讓尊老敬賢成爲跨越朝代的共識。而至吳地，它化作《關雎》的唱和、范成大詩中的雨信、沈壽繡下的靈姿，在愛情的詠歎、物候的洞悉與匠心的凝結中，共同鑄就蘇文化底蘊。

作者 / 嚴六效

本版圖文摘編自蘇州「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眾號



▲藏於山西博物院的漢代鳩杖首。



▲藏於武威市博物館的漢代王杖詔書令冊簡。